

□心灵走笔

□王学军(新乡市)

□情感絮语

□郑立(新乡市)

# 人生的留白是小满

## 母爱

我伫立于牧野共渠右岸堤坝向北眺望,远山近水间,渐次泛黄的麦浪在风中翻涌,身后枇杷树正缀满金果,与布谷鸟叫声共同织就了一幅“满林金杏熟枇杷”的乡村画卷。这也预示着小满快到了。《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有趣的是小满之后并无“大满”,可能这就是人生最本真的智慧,人生最好是“小满”,留白才是人生最好状态。

古训有云:“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世间万物皆循此律。前年,小麦进入灌浆期却遭遇烂场雨,这种“满溢”的速成,非但没能催熟籽粒,反而招致茎秆倒伏、颗粒霉变减产。我们既不能贪求这种“满溢”的速成,亦不

能消极坐待天时,而是要知道把握分寸,正如共渠这坚固的堤坝,懂得调节水位,既防止洪水泛滥,又保证下游灌溉用水的需求。人生亦需这般“堤坝”,在贪欲享乐时守住边界,在追求极致时保留余地。

牧野大地上的先民早已将小满哲学刻进生活肌理。康百万庄园的“留余匾”至今仍在诉说处世智慧: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这并非消极的退让,而是主动的平衡艺术。就像农人对待麦田,既非放任自流,亦非过度干预,而是在顺应自然节律中寻找最佳支点。现代生活中的我们,何尝不需要这样的“小满心态”?在事业追求中懂得张弛有度,在人际关系中深

谄亲疏得体,在物欲横流前保持清醒克制,方能避免陷入“满则溢”的困局。

小满,不是止步不前的懈怠,而是阅尽千帆后的从容。当我们在枇杷金黄的小满时节,看见的不应只是麦浪中的丰收预兆,更应洞见生命的本质——那些未被填满的缝隙,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愿你我都能以小满之心,笑对人生的疾风骤雨,在拥堵路途欣赏沿途风景,在聚散离合中珍惜当下拥有,在岁月褶皱里打捞细碎的美好。毕竟,真正的圆满不在于极致的完整,而在于懂得在“未满”的缝隙中,生长出属于自己的自信。

百川到海不停歇,人生小满自相宜,此心安处,便是圆满!

□季节风铃

□安然(周口市)

## 槐园拾春

又是一年槐花飘香时。喜欢槐花,更喜欢苏轼那首关于槐花的诗:“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落处,浮香一路到天涯。”

整日奔波忙碌,偷得浮生半日闲。听闻沈丘中华槐园与京城槐园、山西洪洞大槐树公园并称中国三大槐园,是一处集生态自然、文化底蕴与科研价值于一体的特色园林。此时园中槐花正盛,我这个最爱寻芳探幽的“花痴”,怎能错过这场与春天的约会!

在我的印象中,槐树似乎只有一种——来自美洲的洋槐。它适应力极强,早已在中国大地扎根,随处可见。然而踏入中华槐园,方知自己孤陋寡闻:从小树苗到参天大树,这里竟汇集了两万余株槐树,品种多达60余种。最令人惊叹的,当属入口处那两株“中华槐王”——树干粗壮到三人合抱都抱不下,据说是从晋陕交界的深山中移栽而来,历经沧桑,依然巍然挺立。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清晨的园区里书声琅琅,稚嫩的诵读声如清泉般流淌。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正在千字文广场开展研学活动,周兴嗣雕像站在廊下,脸上的笑容比四月的槐花还要灿烂。

沿着蜿蜒的小径拾级而上,观槐亭立于山腰。凭栏远眺,整个槐园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工笔画:湖面如明镜,亭台楼阁的倒影在碧波中摇曳,层层叠叠的槐树枝叶交织成深浅不一的绿云,其间点缀着串串玲珑的白花。微风过处,甜润的芬芳扑面而来,仿佛连阳光都有了七分清甜的滋味。这满园的花事,正以最温柔的笔触,勾勒出一个洁白柔软的梦幻世界。

徜徉在槐荫小径上,一缕缕幽香若有若无地萦绕身侧,似在低语,又似在轻唤。这花香不似牡丹浓烈,不似玫瑰张扬,而是含蓄的、清雅的,带着几分欲说还休的羞涩,让人忍不住驻

足细嗅。嗅着甜甜的芳香,抬头望去,碧绿的枝叶间垂落着一串串素白的花穗,如珍珠般莹润,似风铃般轻盈,摇曳在微风中,如诗如画,美不胜收。偶有几片花瓣飘落,最终轻轻坠入泥土,化作来年的芬芳。

真想攀上枝头,采撷几簇槐花,让那清甜的滋味在唇齿间绽放。可转念一想,这样的美,或许更适合静静欣赏,把它留在记忆深处,成为心底永不褪色的温柔。

小时候在乡下,春天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一场舌尖上的狂欢。尤其是槐花,洁白如玉的花串在阳光下晶莹剔透,美得让人不忍触碰,可又实在忍受不了那清甜香气的诱惑。最终,我们三两下就爬上了树,摘满一竹篮。槐花的吃法虽然有很多种,可最让我魂牵梦萦的,还是母亲做的槐花凉面——刚出锅的面条过一道井水,拌上焯过的槐花,再淋一勺葱油,撒一把炒得金黄的鸡蛋碎。槐花的清甜、葱花的焦香、花生油的醇厚在舌尖交织,连盛夏的燥热都被这一碗凉面熨得服服帖帖。30年过去了,那滋味仍在记忆里鲜活如初,就像老酒,岁月愈久,香气愈浓。

看着这成片的洋槐,满树繁花,每一串花穗都攒足了劲儿向上伸展,在阳光下泛着银缎般的光泽。它们不择土壤,不避风雨,只管向着天空恣意生长,倒应了那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倔强。我举着手机在树下徘徊良久,却怎么也拍不出花枝那种向阳而生的生命力,只好望“槐”兴叹。有些美好,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不必想着占有,只需静立其间,便已是最好的相逢。

槐花虽美,远不及萦绕在身边的绿茵更让人欣喜。

这春天的绿,是带着朝气的绿,像处在豆蔻年华的少女,含着羞怯的笑



意,俏生生地立在那里,却又藏不住满心的欢喜。特别是在这座槐园,层层叠叠的绿意各有千秋——新叶是透亮的鹅黄绿,老枝是深沉的墨玉绿,阳光下的叶片泛着翡翠般的光泽,阴影里的枝丫又沉淀出碧潭似的幽深。它们挨挨挤挤地簇拥着,在春风里交头接耳,把整个园子染成了一首流动的绿诗。春色尚浅,花期未央,幸好不曾错过这场与绿色的艳遇。

最美的时光,从来不是锣鼓喧天的热闹,而是远离喧嚣,与大自然相拥。漫步在日渐葱郁的槐荫小径,两旁的绿意已浓得化不开。阳光穿过叶隙,将碎金般的光斑洒落一地,明明灭灭间,恍惚走进了时光的褶皱。微风掠过发梢,带着槐花若有若无的甜香,竟让人一时分不清是梦是醒。

微风不燥,阳光正好,期待已久的野餐终于安排上了。我们在绿意盎然的槐林中,支起帐篷,摆上桌椅。伴着鸟语花香,品尝各种美食,感受着清风拂面的舒适……此时此刻,什么功名利禄都抛到九霄云外,只想做个闲人,看云卷云舒,听花开花落。原来快乐并不需要跋山涉水去追寻——当我们学会在寻常日子里,保持一颗感知美好的心,一草一木皆可成诗,一粥一饭都是风景。

监狱的会见中心,是服刑人员与亲人联络的亲情纽带。在会见中心这个岗位工作,总能感受到亲人对服刑人员的不离不弃,也能听到那血浓于水、割舍不断的亲情呼唤。无论酷暑,还是寒冬,会见中心门前的人流总是络绎不绝。其中,最令人动容、最让人刻骨铭心的还是一个不知名的母亲。

她们中,有“我不能把眼睛哭瞎,因为我还想多看看孩子”的母亲。这位年近八旬的母亲对儿子心疼的同时又怒其不争,常常黯然落泪,时间久了患上了眼疾。她在亲人的陪伴下会见儿子,还未开口说话便声泪俱下。当身边的亲人劝慰这位母亲时,母亲自言自语道:“我不能把眼睛哭瞎,因为我还想多看看孩子”。

她们中,有96岁高龄、要求“对我孩子管得严一点儿”的母亲。老人家眼不花、耳不聋,思维清晰。她会见时不停地叮嘱儿子:“要服从管教,听政府的话。”会见结束之后,老人家一边拉着监狱警察的手,一边说:“孩儿不懂事儿,你们对他管得严一点儿,让他走正道。”

她们中,有“这些瓶子是我拣了一路,可舍不得扔”的母亲。一个春节前夕,天寒地冻,这位母亲风尘仆仆赶到了会见中心。这位母亲为了节省车费,半夜从家中骑电动车赶到县城的火车站,只为赶上车票价格便宜的普通火车。她两手吃力地提着一个大旅行包,旅行包里全是崭新的保暖衣、棉衣、保暖袜等过冬衣物。当我们告诉这位母亲,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衣物都统一发放,用不着自己购买、亲人邮寄时,这位衣着朴素的母亲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说:“俺也不知道你们这儿的规矩,俺就是怕俺孩儿冻着。俺这趟来还有个心思,就是快过年了,让俺孩儿穿上新衣过年。”当会见中心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位母亲拿的一个小手提袋装的是空矿泉水瓶时,提醒其门外有垃圾箱。这位憨厚善良的母亲再次低下了头说:“这些瓶子是我来时车上路上捡的,可舍不得扔,回去之后还卖破烂嘞”。

……

这令人动容的一幕幕,往往会冲垮我内心的“情感堤坝”。每次遇到这样的母亲,我都会情不自禁地上去攀谈,了解她们的需要和诉求。当会见结束,她们离开时,我还会情不自禁地扭头,反复看她们的身影。那一刻,我感到,这些母亲,既是我工作职责中服务的对象,更像是我的母亲。

闲暇之时,我陪母亲散步,路上遇到认识的人,母亲都会大声说:“这是我家的儿子,我有两个儿子,这是小的。”言语之中充满了骄傲,仿佛只有她的小儿子才是天下最孝顺的孩子。

去年,我参加一家报社的读书征文活动获了奖。获奖证书被我带回家后,母亲捧在手里端详了许久。我和母亲最快乐时光,莫过于当我时间宽裕时,坐在母亲的床头为母亲低唱一首《白发亲娘》。

母亲,天底下任意一个母亲,都在漫长的光阴里将自己对子女的爱写成一首母爱颂歌,并告诉儿女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无论人生是坦途还是逆境,在母亲眼里,你始终是需要照顾的孩子……